

玉
笥
集

王

明

集

王
竹
司
集

四庫全書珍本初集

別集
集
類部

詳校官中書臣孫衡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商將字書館受教有
部中書國書館等伯
庫委執業邦故字博
物院所藏之湖閣本

總校官進士臣朱 鈐

校對官編修臣錢 樾

謄錄監生臣沈錫爵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五

玉筍集

別集類四元

提要

臣等謹案玉筍集九卷明鄧雅撰原本集首

但題鄧伯言而不著其名今案集中洪武壬戌辭聘詩有雅以非才例蒙郡舉云云則知其名為雅而伯言乃其字也又詩作於郡中徵聘之時而末一卷為朝京紀行詩且有應

制賦鍾山雲氣沍寒之作則是當時懇辭不
允仍起送入都朝見後始得請歸老者矣時
梁寅方講學石門山中雅為其鄉人因以近
藁屬定相與酬贈篇什頗多辭榮名而就有
道其志操亦頗有可尚者乃江西通志失載
其人詩集亦諸家俱未著錄惟此抄帙僅存
王陽明卷首有梁寅序及答書一首何淑丁節戴正
幾父四章心序各一首謝觀題詞一首皆極相推挹今

觀其詩格調平正雖未免稍涉率易而氣味
沖澹頗有自然之致究為不失雅音與梁寅
石門集體裁正復相近宜其契合之深也明
初詩人遺集之獲傳者已尠此固亦足備一
家矣乾隆四十五年六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宋朱熹卷四十五平六賦恭錄
時人與某少蘇軒長而博其國亦不
其門無歸焉五則時宜無與合少
宋朱熹卷四十五平六賦恭錄
時人與某少蘇軒長而博其國亦不
其門無歸焉五則時宜無與合少

玉筍集原序

世謂文章有臺閣山林之殊故其氣有溫潤枯槁之異
文章固然詩之為道亦猶是也余獨謂詩之作也有正
變焉正固謂盛至於情發於聲止乎禮義又變之不失
其正者也情之所發言辭出焉聲之所止禮義存焉故
氣應乎外情發乎中若功業加於民聲光昭於時則其
氣自壯和順積乎中英華見乎外則其情自婉氣可以
學而為情不可以強而至曾謂山林之不可為臺閣臺

閤之不可為山林乎譬之太羹玄酒醇醪雋永查梨萍
菹淡腴酸澁食者各適於口而其出於自然者蓋不以
氣而以情也余友鄧君伯言行純而學優才美而志遠
少力於學壯而未行老於風騷乃有所得其為詩歌每
出人意表簡而不疎直而不俚其間道氣運之盛衰論
人事之得失往往從容不迫而意已獨至使接踵陶韋
間未見其大相遠也視所謂山林枯槁者蓋不侔矣是
果氣使之然歟抑情乎哉嘗示余以所為玉筍集數百

篇且求為序余因諷味有感焉嗟夫今之於詩道者或
氣滿志得則不暇以為或羈愁窮困則不得以為若君
者學於少得於壯成於老富貴榮達之心雖淺而溫柔
敦厚之度愈深是果詩之幸歟其亦君之幸也歟將見
由變而之正由山林而之臺閣所謂宣宮商諧金石以
鳴國家之盛者未必不在於君也吾老矣幸獲見之尚
當有徵斯說姑以是為序洪武乙卯七月既望臨川老
友蠓閣道人何淑書

觀鄧君伯言詩如春風林塢卉木鮮麗泉石清冷時禽
響答自然天趣有動人處繇其好尚之專且久也推是
心以往何事不可求使居通都大邑觀乎明堂郊廟之
制作則又將有得發而為金鐘大鏞之音矣古有太史
采詩以觀民風設今有之則君之五言冲澹中多古意
歌謠善諷切最近人情有足采者矣尚勉焉以俟洪武
丙辰之歲子月下泮前承事郎監察御史丁節書

余老處巖谷諸賢以詩旣余者亦多矣及觀鄧伯言父

玉筍集為之竦然知其得之天趣異於強作之者也詩之搜羅以為富雕繪以為妍索幽以為奇放情以為豪若是者工則工矣謂得古作者之意則未也伯言之所造蓋已深故沖澹自然華不為媚奇不近怪雄不至放求合典則故宜然者哉前御史丁君子堅評其詩謂其好尚之專且久故清麗自然使居通都大邑觀明堂郊廟之盛發而為金鐘大鏞之音又當不止於是斯誠不易之論余雖欲加之一辭未有能過之者也雖然伯言

吐其胸中之奇以攬夫玉筍山水之秀亦奚有不足韋
應物雖專城美祿而詩多泉石之趣孟浩然屏居草野
無郊廟之著作而其詩亦顯伯言於韋孟近矣而進之
益不已則知之者當益衆余之言何為哉特深好其集
故因觀而略論之爾洪武乙丑秋八月望梁寅書

古今論詩以平淡為貴然欲造平淡者非工夫深至
不能也若陶淵明韋應物柳子厚三家世所謂詩之平
淡者也以今觀之狀難寫之景於目前含不盡之意於

言外其風調高古而辭旨簡遠者非區區模擬所易到誠可謂深造自得者歟或有以淺近視之是猶見玉器之天成而以為無事乎椎鑿也其可乎哉余至永豐之三年聞新淦鄧伯言氏工於詩而未之見也一日其友徐伯澄來示其所著玉筍集且曰伯言恬退之士於書無所不讀然皆用以資為詩其用心勤矣舍於同里黎季敏氏垂十年而情好甚篤也季敏尚友而好義又深知詩將率同志裒其所著命工鉅梓以傳於永久蘄一言以

為引余讀其詩大抵清遠條達不為險艱藻繪之語
澹泊和平而無忿懣哀怨之意蓋其情性然也抑亦
工夫深至造於平淡之域嗚呼其亦有得於三家之風
調者乎雖然余何足以知伯言昔者歐陽公曰知聖俞
者無如修然聖俞所自負者皆修所不好聖俞所畧
下者皆修所稱賞夫以歐梅之知而酸醎異好有如此
者而況淺見薄識之士乎余何足以知伯言獨愛伯言
用心之勤而喜季敏能成人之美也故為書於篇首而